

金元俗趣

中華書局
美術
美術書局

The Graceful Chinese Arts
and Culture Series

李春青 李珺平 ◎ 主编

苟人民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雅风美俗丛书

金元俗趣

中華書局
美術叢書

The Graceful Chinese Arts
and Culture Series
李春青 李珺平 ◎ 主编
苟人民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金元俗趣 / 苟人民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9

(中华雅风美俗丛书 / 李春青, 李珺平主编)
ISBN 978—7—303—10198—6

I . 金… II . 苟… III . 元曲—文学评论
IV . 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6993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 子 信 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 政 编 码：100875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0 mm × 215 mm

印 张：8.375

字 数：162 千字

版 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9.00 元

策划编辑：饶 涛 责任编辑：饶 涛 肖维玲

美术编辑：高 霞 装帧设计：高 霞

责任校对：李 茵 责任印制：李 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总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对美的追求，这便形成了时尚。在一个时代文人雅士的艺文制作、言谈行止中往往渗透着一种“风神气韵”，我们姑且称之为“雅风”；在一个时代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之中，也往往蕴涵着一种风气习俗，我们姑且称之为“美俗”。“雅风美俗”者，人们普遍之趋美避丑之心也。

人是肉体和精神的复合体，人先有肉体存在而后方有精神世界。弗洛伊德的学说问世之后，人们便已明了，人的

肉体借助无意识的中介而左右人的精神。个体生命是如此，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亦复如此。一个特定社会中人们的行起坐卧、相互交往、典章制度、生活方式都必然将自己的影响施之于这个社会的普遍精神。这中间同样有一个巨大的“无意识”作为中介，那便是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一个时期里，人们都关心些什么？喜欢穿什么颜色、式样的衣服？建造怎样格局的住宅？欣赏什么样的仪表、风度？爱说什么谚语、俏皮话、歌谣？这些都反映着一定的社会心理。“雅风美俗”便是社会心理在美的趣味方面的表现。

“雅风美俗”不是二三理论家提出来的美学观念，她是笼罩在特定时代人们心理之上的评品美丑的标准，是人们自觉和不自觉地持有的一种审美倾向。她从不抽象地存在着，而是融汇在人们的行旅宴游、清谈品茗、诗文酬唱、日常生活中。我们正是要通过对可见的行为方式、诗文书画、服饰器物的描述阐释，将那不可见的“雅风美俗”拈将出来，从一个方面窥破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从而弘扬中华民族在美的文化方面对人类的杰出贡献。

中华民族延绵五千年的文化璀璨多姿，研究继承先人文化遗产是我辈责无旁贷的义务。我们构想这套丛书，目的正是要为中国文化的继承、发扬尽一点微薄之力。我们认为，研究历代“雅风美俗”对于整个古代文化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她是浩瀚无涯的文化海洋中蒸腾的云气霞光，是给默然耸立的古代生活之峰以灵气的烟岚，透过她我们可以重新听到中华民族的先辈们在漫长的历史之旅中留下的足音。

这套丛书在内容上以“雅风美俗”为核心，在具体描述阐释上将涉及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民风民俗。在婚丧嫁娶、节日庆典、服饰装潢、生活习惯中蕴涵着一个时代最普遍的心理，处处显露着对美的向往，对丑的弃掷。例如，唐五代时何以兴起女子缠足之风？这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审美趣味？

第二，文人习气。知识分子是时代精神的直接承担者。他们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社会心理、时代精神、审美倾向以更明确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文人的行为方式、时代风尚、生活态度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趋美避丑之风。例如，魏晋士大夫何以喜着宽袍大袖，甚至带兵的儒将也“羽扇纶巾”？不少名士敷粉施朱，效女子之态，这究竟代表了一种什么审美趣味？

第三，典章制度。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外在形式构成一系列典章制度、仪礼规范，它们对时代的“雅风美俗”有极大影响。例如，“汉官威仪”在普通人的生活中造成怎样的影响？科举制度对时代的审美精神有何作用？九品中正制带来了怎样的社会风气？都大有可言说者。

第四，艺文之作。音乐、绘画、舞蹈、雕塑、器物、书法、戏剧、诗文都是时代审美趣味最直接的物化形式。它们既是一定“雅风美俗”的升华，又反过来巩固、强化着一种美的文化和风俗。例如，元明戏曲对百姓的审美倾向就有极大影响，明清小说亦复如此。

第五，经子之学。历代均有阐发玄理、探求奥义之人，都有追问世界本原、人生真谛之人，诸如儒道之说，佛释之学，或论非常之道，或析人伦义理，诸子百家，各显其时，它们都对一个时代的雅风美俗同样有很大影

响。例如，儒家精神在人们的生活习俗中是怎样变为美丑标准的？道家思想与寄情山水、饮酒狎妓的文人习气有何关联？这均为本丛书所要阐发的问题。

以上五个方面是丛书可能涉及的大致范围。但因每本书所反映的时代有远近之别，材料有多寡之分，它们必然依据各自的情形而有所侧重，能恪守“雅风美俗”之主旨即可，并不强求一律。

丛书编委会

目 录

引　　言 / 1

一、一代儒士的沦落 / 7

- “九儒十丐” / 9
- 适俗风流 / 14
- 脱俗隐逸 / 23
- 在雅俗之间 / 32

二、俗：杂剧的基本品格 / 43

- 妇女恋歌 / 45

● 士子咏叹/100

● 家庭变奏/140

● 恶之颤音/167

三、趣：时代的审美风尚/199

● 散曲与闲情逸致/201

● 文人画之意趣/225

● 社会风俗中的趣味/246

后记/259

引

言



中唐以后，文学的通俗化逐渐成为古代作家的一种自觉追求。到了金元时期，“俗”、“趣”发展成为一种审美风尚。尤其在元朝，杂剧、散曲迅速成长为一代文学的代表，使这一时期的诗文作品黯然失色，充分展示了俗文学的胜利。

金、元是两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统治时间达 250 余年。两朝在文学上皆有建树，尤其是元朝，它文学成绩最大、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杂剧和散曲，从而在文学史上，元曲得到了与唐诗、宋词相并立的地位。对金、元两代审美风尚的认识，正如书题所拈出的“俗”、“趣”两字，就自然是一件既饶有兴味、又不无意义的工作。为了加深我们的认识，有必要联系中国雅俗文学和文化分流、发展的大背景。

从中唐以后，文学的通俗化就逐渐成为古代作家的一种自觉追求。白居易、元稹等人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是一次发扬古代文学现实主义的运动，也是一次文学通俗化的运动。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首先使诗文创作在内容上成为反映民情、上达君臣的媒介。文人们把自己的关注对象从狭隘的士大夫圈子转向广大的下层人民的生活，题材内容的俗化，表明文学开始迈出庙堂高阁、走向世俗人间，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应该说是一个进步。白居易等人在创作实践中，努力习用人民大众的口语，传说白居易写完诗，常常念给老弱妇孺听，修改到让他们明白时为止。白居易写出了《长恨歌》、《琵琶行》那样的传世佳作，雅俗共赏，无人可与之匹敌。但从现存的“讽喻诗”一类作品看，如《卖炭翁》、《红线毯》、《观刈麦》等，语言之俗固然达到了相当的文学高度，也并非无可挑剔。难怪宋儒在阅读了这类作品的多数以后，指责白居易的语言近乎骂。

通俗化是一个难题。题材内容、艺术手法都存在着通俗化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

这又取决于作家的思想品位和艺术修养。白居易无疑是一代杰出的文学家，他在通俗化的探索中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同时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这些都值得我们总结。

进入宋代，柳永经常被人们当作俗的典型。宋词，今天要经过专门研习的人诠释才能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但在当时只是流行歌词。柳永的词，凡有井水处都可以吟唱，其格调低回婉转，又最宜于十七八女郎。可见柳永的作品曾经如何通俗和流行，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看，他拥有一大帮热心的“歌迷”。至于他死后，“众多姬春风吊柳七”的故事，恐怕只道出了部分真相，事实上，吊唁他的人还不只限于姬女，范围可能更广。

晚明时期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对于所谓俗文学在理论上和创作上都贡献巨大。篇幅浩繁的拟话本小说、长篇章回小说、文人传奇，以及对民歌民谣的搜集整理，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更为根本的是，以李贽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宣称“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明灯道古录·上》），“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续焚书·答邓石阳》），从人本主义的立场，肯定了凡夫俗子和圣贤儒士共同的存在意义，解决了俗文学的终极价值问题。从此，小说和戏曲占据了文学的主流，取代了诗词歌赋的位置。清代李渔自比为柳七（《闲情偶寄·演习部·授曲第三》），又说“第则巴人下里，是其本色”（《复尤展成书》），显然是以俗为美了。一直到现代文学史的各个时期，文艺大众化运动都形成不同的延续，说明文学的发展愈来愈需要接受者的参与，文学作品作为精神产品，也需要自己

日益广泛的阅读市场。

那么，什么是俗文学呢？郑振铎著《中国俗文学史》认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诸宫调、元散曲被归入俗文学。而小说、戏曲排除在该书的目录之外。后者之所以被排除，不是因为不属于俗文学，恐怕是因为数量太大不便论述之故。郑氏说：“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历代的民歌民谣，也列于其中。我国台湾学者曾永义在《说俗文学》中指出：“俗文学其实就是对正统文学而言的通俗文学，对庙堂文学而言的民间文学，对士大夫文学而言的庶民文学。”《中国俗文学辞典》，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俗文学）学术名词。内容、形式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特点为人们所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文学作品。”

总之，俗文学作品一部分出自民间无名氏之手，也有大量的文人创作，而这些文人也并非一般所不屑的俗。从文体上讲，它几乎包括除诗和散文以外的所有体裁；从接受的角度讲，它拥有的读者面大约是最广的。

“雅”则经历了文人长时期的刻意塑造。据《周礼》记载，我国先秦的学校教育内容分为礼、乐、射、御、书、数，这可以看作造就传统文人行为规范的最初的六个方面，即“六艺”。后世文人自觉不自觉地承袭了上述范式，结合着当时的政局时势、风尚喜好、释道思想等因素，逐渐形成了特定的中国文人传统，亦即一般所谓的雅。琴、棋、书、画，竹、菊、梅、兰，是文人们赏玩和钟

爱的，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周敦颐“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他们都在对象中寄托了自己的人格追求，雅、俗的分际或许正在这里。只有心灵丰富的人才会感应于对象世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石，把自己的追求寄托得那么高远和深致，那么委婉曲折又个性鲜明。

元代以它丰厚的创作实绩，展示了俗文学的胜利。杂剧和散曲一旦产生就迅速成长为一代文学的代表，使这一时期的诗文作品黯然失色。它们的作者植根于民众中间，抒自己的心声，也就是言时代的心声，显得自然而畅快，无须像传统文人眼光向下、不甚情愿地代百姓说话。

元代文人画和杂剧、散曲所展现的世俗生活场景相比，别有一番天地。在历史上，如果说杂剧和散曲是极俗的代表，那么文人画就称得上极雅的象征，二者是如此奇妙和谐地并存于同一时期，确实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为我们的笔耕探索增添了风情。

杂剧、散曲和文人画作为元代文学艺术最具成就的三大部门，特别值得我们重视。但是，更为深厚的文学和文化土壤同时绽放着鲜花簇簇，亲爱的读者，请随我一道去漫游、去采撷吧！

一、一代儒士的沦落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人阶层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或者以“帝王师”自居，或者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命，但是在异族铁蹄统治下的元代，他们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且背负了“九儒十丐”的屈辱。元代士人的低贱地位与悲苦命运常为后世所不忍回眸，但是这一特殊的时代境遇却使得他们在文学史上陶铸了一种风姿绰然的欣赏品味：雅俗共赏。雅的一极依稀可见传统士人的风雅与高华的精神呐喊，俗的层面又激荡着对民间生活的疾苦与痛楚的切肤体验，它们水乳交融而凝结成了元代的杂剧、散曲和文人画。

